初秋海德公园的早晨

伦敦性格

◯邓 伟

清晨，我穿过飘动着薄雾的海德公园，微风吹动着草地上几片落叶，伴着小松鼠的跳跃和小鸟清脆的叫声唤醒了寂静的晨曦。朝阳穿过茂密的树叶斑驳地照在林荫道上。在这样的时候读书，记忆中一定会融入芳香的泥土味道吧。《初秋海德公园的早晨》，总能唤起我对伦敦清新的回忆，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转动的伦敦眼上，俯瞰这座壮观而古老的城市，可以看到绵延的泰晤士河、华丽的国会大厦和大本钟，放眼望去，东部是新修建起的奥运场馆……我在英国断断续续居住了近二十年，从最初对她的陌生到去表现她的美，伦敦的风景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镜头中与我相遇。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至今仍保持着虚权的君主制度，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成为了英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象征。前不久，在英国举行过庆祝女

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仪式，盛况空前。虽然，在仪式上有少数游行的人举出废除君主的标语。但许多英国人都表示若无君主，人民即失去自由的保障。人民的拥护印证着英国人的民意和选择。

在英国没有法定的国庆日，女王的生日就是国家的大日子。这一天会成为公共假日，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女王接受人民的祝福。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是4月2日，但因英国四月是多雨的月份，就改在了每年的6月13日举行庆祝。在1992年的这天，我在伦敦的庆典上拍摄了女王。上午我经过皇家林荫大道，道路两边都已戒严，人行道还可通行。正在此时，我巧遇盛装出行的皇家马队，女王穿着一身暖黄色的礼服，装扮非常隆重，她如同一尊雕像坐在敞篷车上，只是偶尔向两旁的民众挥一下手， 我在不远的距离为她拍下了一幅照片。中午时分，女王一家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露台上，此时，一组组呈三角形排列的战斗机从皇宫上空飞过表示庆祝并接受女王的检阅。在我离开并走回大道上时，一辆黑色小轿车缓缓地经过我身边，透过半开的车窗玻璃，皇太后正坐在里面，我向她挥手致意，老人也向我微笑地挥挥手，我距离她仅一米之间。

在白金汉宫前，我曾拍摄过一幅名为《御林军》的作品，身着伊丽莎白二世红色礼宾服的卫士，手上紧握着黑色的自动步枪。虽然在画面中没有出现面部，但观者一定能联想到这位卫士的庄严表情，因为那只握枪的手，已经足以让人感觉到他的忠于职守了。这幅画面构成简单，也是我对皇室的印象，他们既传统又时尚。

英国的国会大厦坐落在泰晤士河的西岸，庄严而华丽。始建于11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辉煌与荣耀。国会大厦也称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英国议会议员每届任期五年，期满后解散随大选产生新一届。每每下议院议事，电视中都会进行实况转播，以向民众公开内容，我常常在屏幕上看到争辩各方激烈议事的场面，民众亦可以申请旁听。

在建筑群的塔楼中，最高的当属西南广场的维多利亚塔，高达98.5米，今天成为了国会档案馆。顶部的金属旗杆，在平时悬挂英国国旗，王室列席时便悬挂皇家旗帜。宫殿东北角就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宫钟塔，钟楼顶部的钟房是一座巨大的矩形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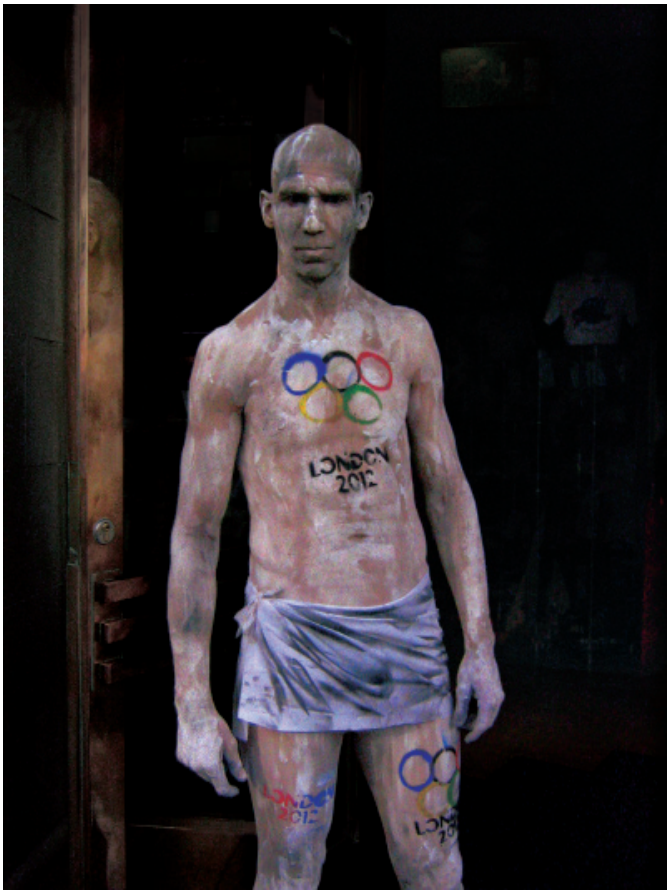
御林军

伦敦印象

面钟，最有名的一座为大本钟，每过一个小时都会敲响。在二战时饱受德国战机轰炸的伦敦唯有大本钟像一个卫士矗立着，奏出不可战胜的声音，鼓舞着人民的士气，成为了伦敦人心中精神力量的象征。至今它仍是伦敦的地标建筑之一。无论晨光中、夕阳下，每当从它身边走过时我都会驻足观看。在一个初夏的傍晚，红日西沉，霞光渐渐退去，天空中笼罩着一片暖暖的红色，国会大厦与大本钟交融在暮霭中，若隐若现，如同印象派绘画中朦胧的色彩一般。我被此刻的奇妙景象深深地吸引，在震动相机间完成了我对《伦敦印象》的想像。

英国人以不爱交际而著称，陌生人见面时多是礼貌性的问候，话不再多了。即使是邻居、熟人见面也经常是以天气为话题寒暄数句。日常生活中英国人多数沉默寡言、不擅辞令，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或许是多阴雨的天气让人们少了沟通与交流。夏日里艳阳也成了英国人享受的奢侈品，此时，在公园、街头绿地、露天咖啡馆随处可见闲下来的人们来到户外享受阳光，甚至脱下衣服晒晒皮肤。而我也有

两端



伦敦2012

暮年

感拍摄了《两端》这张照片。

伦敦人也有狂热、奔放的另一面，特别是在酒吧和球场尤为突出。六年前，当英国人申办奥运成功的那一刻，整个伦敦都沸腾了，在鸽子广场上欢呼的人潮中，我看到了一个赤裸半身的青年人，浑身涂满了白色，胸口的五环图案格外醒目。他正以沉默而直接的行为庆祝这个值得英国人自豪的时刻。我为他取名《伦敦2012》，他身上有一种原始而直接的热情，在保守盛行的社会中他的行为突兀却更显珍惜。

在伦敦的街头，经常看到一些佩戴着首饰、发型整齐、穿着干净得体的老妇人，看起来她们时刻都非常优雅。我在公共汽车站拍到了《暮年》这个瞬间。英国是一个长寿国家，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她们的日常生活很丰富，在购物、用餐之余整理花园，做手工劳动和上下午各一次的喝茶小歇，还有晚间电视里的房屋装修或园艺节目及连续剧会使她们的生活津津有味。英国老人很耐得住寂寞，多是他们含蓄的性格所致，他们很少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告白他人，也不会轻易向别人抱怨。即使家中办丧事，也很少听到悼念者的嚎哭声，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尽量克制而有礼。

英国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度，我曾拍摄过英国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演员等等。记得在1991年，我拍摄了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她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 多丽斯·莱辛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

一。在2007年她87岁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记得当时在莱辛伦敦的家中见面，她带我来到二楼的客厅。屋内东西摆放很散乱，没有为拍摄提前收拾或准备什么。她的长桌上堆满了她阅读的报刊和复印的资料等。桌旁有三张很旧的木椅子，在搬动时有一只的扶手竟然掉了下来。莱辛淡淡地说，就在这儿拍吧，楼上的写作间比这里更乱。白色木门上挂着一台老式的相机，桌上也摆着一台旧的禄莱120相机，还有几幅彩色风景照片，她向我介绍，这些都是她儿子的，他就住在隔壁。

拍摄结束时，我请她写下一句话，她却说，“以前我写过太多标语、口号式的话，现在觉得没一点意思。”可她边说着还是写下了一些祝愿的话。她又向我推荐了另一位英国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是一位很值得拍摄的作家，他很喜欢中国。”说着，他转身上楼抄写地址给我。

为莱辛拍照和访问用了40分钟，同去的助手喝了一大杯英式红茶，他说莱辛加了很多牛奶，茶的味道很浓厚。而因为我讲了一句中国式的客套话，莱辛没有为我准备任何喝的东西。这就是英国人的待客习惯，回想这件小事很好笑，但我很欣赏他们的做法，至少不虚伪。俗称英国人很绅士、但又很冷漠，待人缺少热情，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和别人交往之故。一旦他们了解你，和你成为了朋友，他们会十分珍惜这份友谊，并以英国式的热情和幽默与你相处。

我在英国居住时，身心甚是放松。在这里人身自由和居住权受到至高无上的保护。有人比喻，住宅房屋是他的王国，法律就是他的门卫。在英国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也没有噪音污染的影响。人身财产、私有住宅都受到很神圣的保护，据说就连女王巡访时也不能随意进入民宅，她每每都会礼貌地询问。我在英国的拍摄采访或去朋友家做客都要提前预约，绝不会贸然前往。这也是西方社会交往中的习惯。当然也有例外，去年我在伦敦讲学时，一个天晴的周末，我沿着运河畔散步，傍晚一直步行到了东部。河左岸有一栋名叫Samuel House的老楼，窗户上一

夏日的泰晤士河畔

幅幅巨大的彩色肖像吸引了我，最初以为是某个艺术家的行为摄影展。但借着月光和路灯，我看到其中还有个别没有挂照片的窗户透出了光亮。看到路旁的立着未来建筑的效果图，我才明白过来，某家开发商正要在这里新建楼房，这栋老楼也在未来新的小区规划的拆迁之列。楼里的一些已搬走的住户，统一将自己的照片钉在已封死的窗户上，并标注“I’m here”抗议拆迁。那些巨幅看似平静的面孔背后承载了一丝无奈。我拍摄了《迁出者的抗议》，与其说在拍摄，不如说在思考。

2011年底的一个周末，我准备去新建的奥运会主场馆拍摄。天很晴朗，飘着云朵。Stratford位于伦敦的东部，奥运会的主会场就建在这里，当时周边的配套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踏在刚刚铺沥青的广场上，眼前就是能容纳八万人的体育场了。它的设计非常朴素，造型也极简单，如同几根线条搭成的临时架子。而规划者和设计者的意图也正是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后，将上圈的5.5万个临时座位全部拆除，只保留田径场和位于地平面以下的2.5万个座位，成为伦敦东部的社区运动场，奥运水上中心也会成为日后的社区的娱乐中心。

伦敦在城市环保、节能和再生资源利用方面十分超前，奥运场馆的选址和设计在巧与妙上做足了文章。一切本着以实际、长远的实用性出发，并带动了伦敦落后地区的设施建设与活力 。在主场馆边已落成的奥运配套服务设施，是集购物、餐饮、娱乐和交通中转为一体的永久建筑。在奥运会结束后，将大大改善东伦敦这一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伦敦奥运会的策划者和建设者的初衷与行动，体现了英国人务实与求是的性格。19世纪英国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曾说：“我永远活在即将到来的五分钟里。”如同是给英国人行动的箴言，即不迷恋过往的辉煌，也不仅仅将幻想寄于未来，而是缜密地根据实际情况放眼未来、着手当下。

每个人对一座城市、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最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由更是千差万别。在英国的这些年，我希望在作品中能够展现她的个性。于是我正在用镜头去观察她的形象，用心感悟她的精神。而通过我的眼睛，见证的正是我对她善意的情愫，而我也庆幸生命中能与她结缘。

（作者为著名摄影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中照片均为作者所摄。）